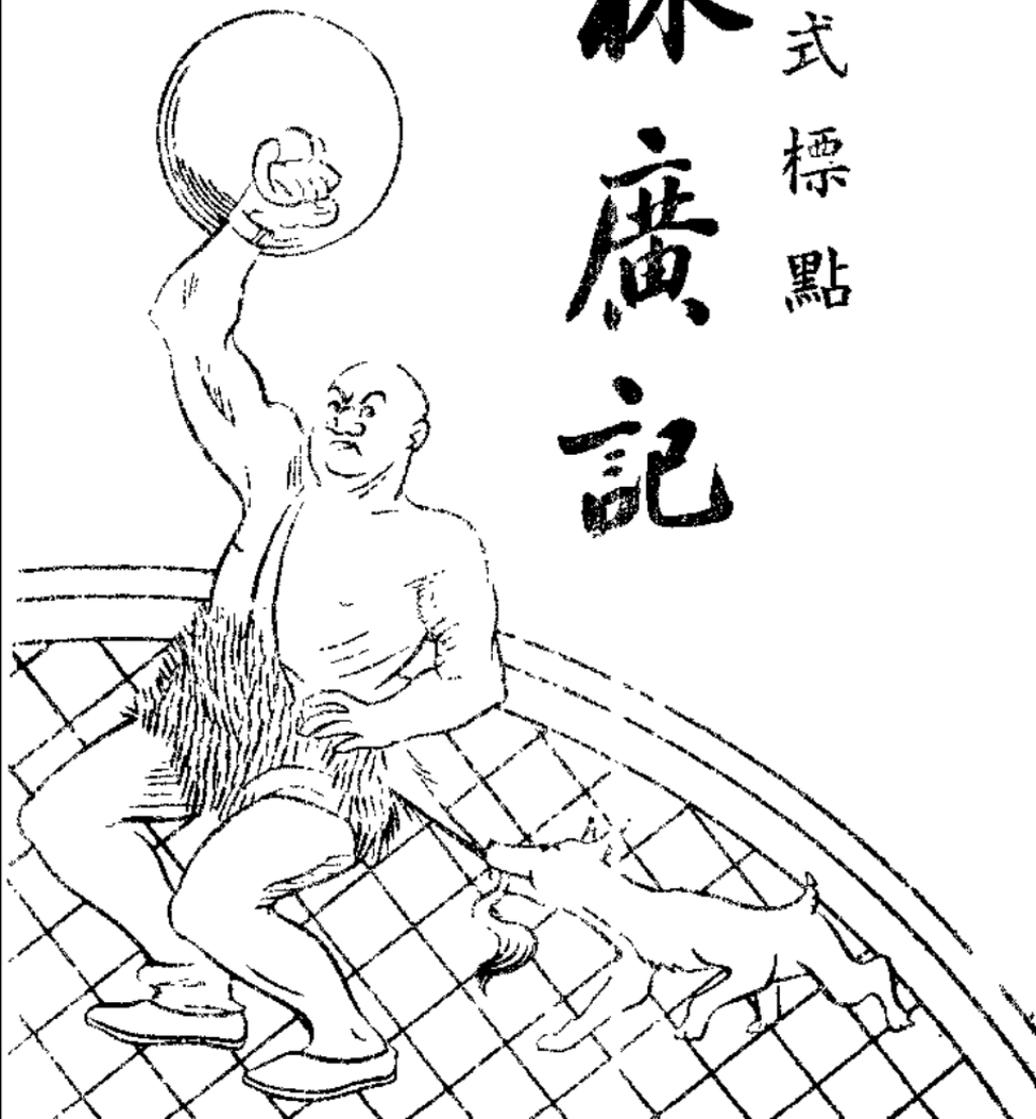


新式標點

笑林廣記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付印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出版

版
所
有
標
定

定價五角五分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笑林廣記

全書一冊

標點者 歸采臣

校閱者 張玉成

出版者 大新書局

印刷者 大新書局

總發行所 大新書局

上海城內陞平閣街
春華里第五號

序

宇宙內形形色色。何莫非行樂之資。天壤間見見聞聞。孰不是賞心之具。僕自束髮受書。於今更數十寒葛矣。嗟馬齒之加長。志空快擲。望騰程而莫及。身阻登梯。造風無才。不克和聲而鳴盛。續貂乏技。安能大筆以起衰。胸內悉蘊藏磊塊。端須洗酒三杯。眼前多變幻烟雲。輒自填詩一曲。用效莊周之幻化。聊全曼倩之談諧。遂不覺轉然成喜。破涕爲歡矣。爰自杜門謝客。假余歲月寬閒。閉戶著書。讀彼光陰迅速。抒胸中所記憶。必教燕相縮形。佐陶底成文章。原屬耳聞目見。倘或逢人說鬼對客解。願有時拍案叫奇。供余口。遂使敞廬。頓作爲安樂窩。鼓大塊。盡成爲歡笑場。豈非一時快意事哉。乃到門多請事鈔傳。書直會夫紙貴。爰入市以付劊。買奚需以爭爭。世有謂我以譏刺勸諷。有關名教者。非余之知音也。世有謂我以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者。則余之知己也。

光緒二十有五年歲次己亥仲夏平江程世爵序

笑林廣記目次

笑	林	廣	記	錄	目
老斗	套詩	述夢	盜官	斗銘	驗鴨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抱瓜	開心	畫影	醉譚	捉鬼	念書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問字	題真	耳語	酒品	代庖	伶兒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謝媳	半魯	頭紅	儒醫	湯圓	味齋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尻精	背送	刻板	偷酒	拋文	試對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頭鳴	遺茄	冰人	喫齋	再醮	老妻
十	十	十	十	十一	十一
疑卵	論扇	問年	疑扇	疑扇	疑扇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大蚊	粗心	疑囊	問猴	削尖	驗封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怕雷	認鞋	恍惚	量小	搽藥	借馬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警婢	破傘	好睡	驗毛	潔癖	諧諱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六
談天	繆誤	繆誤	繆誤	繆誤	繆誤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諧通	一七	嘲採戰	二六	妙筍肉	三三
捻繩	一七	包工活	二六	三笑詩	三二
鼻韻	一七	聽笑話	二七	睡鞋詞	三二
卵變	一七	打手式	二七	便壺賦	三二
酒誓	一八	小親家	二七	登坑詩	三一
懶婦	一八	嘲馮姓	二七	悼妓詩	三三
梭胡	一八	龜蛇對	二七	董生文	三三
醉鬼	一九	蛛絲襖	二八	偶戲對	三三
驢雲	一九	乾親家	二八	部院詩	三三
戲謔	一九	不懂眼	二八	敦官對	三四
幹令	二〇	嘲中人	二八	蘿蔔對	三四
傻三	二〇	萬花盆	二九	竹苞堂	三四
天佑	二〇	口頭語	二九	万字信	三四
蟹語	二〇	不利語	三〇	五臟神	三五
醫詩	二一	聞鼻煙	三〇	賴節禮	三五
脫褲	二一	喫麻團	三〇	錯用醋	三五
債精傳	二二	妾吟詩	三一	養百齡	三五
聖賢愁	二四	歇後詩	三一	開一開	三六
請分子	二五	破承題	三一	寶古董	三六
苛刻鬼	二五	縮脚詩	三一	攪刀欄	三六
鬼擇主	二五	嘲奚姓	三一	上塞口	三六
死要錢	二六	名讀書	三一	爭上下	三七

硬贖官	五四	白字先生	六一	上下倒置	六七
首縣對	五五	峻卯先生	六二	待詔追影	六七
酒樓題壁	五五	小恭五兩	六二	夢擲骰子	六八
丫環聯句	五五	爵館對聯	六三	陰陽學台	六八
醫生祭文	五六	廣文懼內	六三	人情若魚	六八
聯字酒令	五六	陰間秀才	六三	鯉魚討封	六九
羅浮論道	五六	書院講章	六四	百鳥朝鳳	六九
吟詩受辱	五七	蘇杭二州	六四	家人區對	六九
廚子能詩	五七	我也擠他	六四	萬壽無疆	六九
詩客留宿	五七	夫妻反目	六四	龜雀結盟	七〇
小試冒籍	五八	被窩風大	六五	黃王連宗	七〇
不離本行	五八	打上頭來	六五	二匠驟富	七〇
嘲館賸詩	五八	上轎大哭	六五	蒼蠅結拜	七一
丐妓對聯	五九	饑婦看雪	六五	怕考生員	七一
負固不服	五九	雙鉤驕起	六五	木雕泥塑	七一
門葉圍序	五九	妻拒物小	六六	虛有其表	七一
詩翁治病	五九	嘲張姓詩	六六	窮人借債	七二
聚師問訊	六〇	姑娘說妙	六六	兩人同嫖	七三
先生畫寢	六〇	相約相誘	六六	偷兒賣杏	七三
學師讀禮	六一	恭喜也罷	六六	船家交運	七三
先生妙喻	六一	死後怕風	六七	紙糊褲子	七三
教官保升	六一	學究批文	六七	弟弟躲帳	七四

笑林廣記

老斗

一鄉下老力田致富。酷慕城中人看戲。下館子。叫相公。惟恐其不在行。逢人便領教。或告之曰。你要叫相公。先去下館子。須要極貴之菜。至於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他必一一告之。鄉下老如其言。先下館子。堂官問用何菜。鄉下老說。什甚貴。拏什麼堂官。揀一極貴之菜與之。又問如何看戲。怎樣叫相公。堂官一聞此言。卽知是個中老斗。嘿之曰。你要看戲。我去占坐。你要叫相公。快跟我來。把個老斗帶至僻靜之處。扒把褲。玩了一個不亦樂乎。鄉下老甚覺高興。說。想不到叫相公如此舒服。會了鈔。忙去看戲。看到下午。見人帶相公去吃飯。他也帶相公下館子。覓一雅座。先要極貴之菜。後說要叫相公。相公在旁。甚覺詫異。說我就是相公。因何又叫。想必因我不應酬之故。忙脫褲以臂就之。鄉下老大怒。說你別來哄我。你當是我沒叫過相公呢。我花錢不能叫你舒服。

套詩

一僧帽被大風吹去。或套黃鶴詩謂之曰。帽子已隨大風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

述夢

有人愛作日記。夜作一夢甚奇。亦記之。並作述夢詩四句云。夢境亦奇哉。鷺門一道開。髻髻要拉屎。越拉越進來。

盜官

某縣某里黨所逐。攜贖竄跡他省。遂捐官焉。勢利者。以女妻之。伊在齋次。恣意揮霍。所用皆奢。未測其財所自來。暮出驛驛。用銀篋秘裏問之。惟以夜宴對妻。終疑之。一夕華夜出。妻躡其後。見其入敗寺。易短衣。檜步而行。至僻巷。出斧鑿壁。俄成一洞。如好而進。裏急歸。集婢媼易男裝。僞爲巡夜者。伺於洞側。俟夫出。齊捉之。俯伏不敬。仰視。曳下重責二十。提褲而起。四顧無人。

不知衙役輩何往矣。易華服。叩門而歸。妻問昨夜何往。伊以夜宴看劇對。問演何劇。答曰。長生殿全本。妻曰。吾聞昨夜止演的難劇。開場是燕子雙。鑽狗洞。末場是勘皮鞭。打竹籃斗。伊知敗露。紅漲於面。不敢措一詞。妻指天劃地而罵曰。汝乃穿窬之輩。潤跡於衣冠之中。廉恥已經喪盡。不意既仕之後。復萌故態。仍不改昏夜之行。以此知貪贖兇殘之吏。皆昏夜乞憐。白晝騙人之徒耳。夫也不良。終身失望。吾嘗爲丐婦恥爲盜妻也。言訖。出門而逝。

斗銘

日用各物以斗名者甚多。都中挾優者亦謂之斗。且謂之老斗。不知何所取意。蓋挾優之斗。人類不同。日用之斗。情形各異。今時將日用之斗。撰以斗銘。竟有與挾優之斗相肖者。錄之以博一粲。

旗杆斗。比都中極窮老斗。高高乎妄自尊。空空兮窮措大。望之不可及。有名而無實。

景米斗。比客商老斗。富賈大商。氣慨端方。滿則終覆。傾盡糟糠。

暖衣斗。比跟官老斗。有錢熱斗。執熱怕涼。吹噓用人。浮躁飛揚。

烏烟斗。比愛吹妝虛老斗。滿腹盡屎。一竅不通。烏烟虛氣。執迷一生。

香斗。比吃鑊邊老斗。紙糊老斗。滿腹盡灰。愛吃鑊邊。口是心非。

門上斗。比下等老斗。下等相公。抱關小吏。既卑且污。左右並肩。鬱學神茶。

魁岸斗。比窮舉人老斗。甫綴一笏。暫借文光。空空妙手。傀儡戲場。

墨錢斗。比各部經承老斗。虛有墨蔭。吐絲抽毫。要人牽引。不拔一毛。

老斗。比窮老斗。本不像斗。亦要妝虛。淋漓有限。點點滴滴。

剃頭擔上斗。比應試舉子老斗。頭戴金頂。東走西跑。局面不大。眼孔更小。

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薄。鴨子瘦而小硬。一生客館之曰。我昨日下午。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見項爲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塌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傷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

損。乃係生前挨餓。病後受傷身死。

■捏虱

一人脖子上上一虱子。用手捏下。恐人嫌賤。忙擲地曰。我當是一個虱子。原來不是虱子。一人在地檢起。戲之曰。我當不是虱子。原來是一個虱子。

■問心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訝之曰。是誰的心落在這裏。適店東看見。亦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能那樣赤。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現在背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常說我有二心。我何嘗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早已丟了。至今尚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即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胆包着。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曾有過心。

■畫影

一老陝縣富。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下人去辦。竟誤買春冊一幅。老陝不知也。到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衆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裏睡覺呢。

■爵諱

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功在五等以上者。乃封王。想當初龍錫功勳。何等尊貴。到而今代遠年湮。式微日甚。其窮不致品。更有甚於閒散之人者。有人以同音不同字之語嘲之曰。何謂公。丫頭老婆硬上弓。何謂侯。一毛不拔白喫狗。何謂伯。胡吹亂謗。慣說白。何謂子。寡廉鮮恥無賴子。何謂男。少喫無穿實在難。何謂王。窮凶極惡等閑亡。

■捉鬼

玉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陰間多，而且兇。衆鬼見鍾馗來捉，那鬼失魂上前奪劍，伶俐鬼搬腿抽腰，討債鬼拉靴摘帽，下作鬼解帶脫袍，無二鬼揪鬚掠眉，窮命鬼竊劍偷刀，陶氣鬼搥鼻掩眼，醜臉鬼旁俚旁叨，衆鬼跌倒身上。色鬼雙手抱住，這鍾馗有法無法，衆惡鬼既號且咻。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嚼嚼大腹嘻嘻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說：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衆鬼，呵呵大笑，張口吐唾沫一聲，把衆鬼全吞在肚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合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念書

一少年落夜船，有人挨至身邊，將陽物撞入臂眼內。少年駭問何爲，答曰：人多擠進去了。又問爲何只管亂動，答曰：他生來就愛搖晃。少年曰：愛搖晃，想來是一個念書的。

問字

一和尚問秀才曰：禿字如何寫，答曰：不過我的馬鞭彎過來就是了。和尚說：因何要彎，答曰：好打你的禿尿。一太爺問書辦曰：犬字如何寫，答曰：太爺的卵子，挪在肩頭就是了。太爺說：爲何要挪，答曰：太爺的卵子，六親不認，挪在肩頭，免得惹禍。

題真

一秀才善畫，一老翁寫真乞題。秀才題：畫工真彩，老貌堂皇。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隸卒大喜，具酒饌，乞卒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貓竹板，豪傑頭帶野鷄毛。隸含怒，秀才後因詼諧，黜儒爲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織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翎。

耳語

呂新吾先生云。天下事無不可對人言。若不可對人言。其事可知也。士大夫磊落光明。正言讜論。侃侃而對。無所謂耳語者。近今世風日澆。竟有賓客宴會之際。每每攜友離坐。另覓無人之處。其咕囁小語。宛似女兒。挽頭交語。一如伉儷。良可慨也。然世間亦有因耳語之人。更有應私語之事。譬如偷情。月下星前。夜半私語。香口密約。攜手言私。此應耳語之人。譬如便份。一見相知。百般親密。左右並肩。惟此應恐人知私語之事也。試問喜耳語者。果其人乎。果其事乎。予曰不然。

酒品

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間月下。曲水流觴。一杯輕醉。酒入詩腸。此之謂備飲。如雅人蘊藉一般。二三良友。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淺斟。此之謂仙飲。如瑤池醉月一般。禮席豐筵。繁文縟節。終日拘擥。惟恐僭越。此之謂凶飲。如拘禁罪囚一般。杯不厭大。要滿斟。持籌呼碼。大肆鯨吞。此之謂醜飲。如行路渴驢一般。冠袍帶履。坐分昭穆。讓箸舉杯。納身執物。此之謂葬飲。如衣冠斂葬一般。倒地漫罵。嘔噦成渠。僵臥不醒。人事不知。此之謂尸飲。如餓李倒臥一般。友人田飲詩曰。郵酒香甜魚稻肥。幾人暢飲又斜暉。天寬地闊知何有。家家扶得醉人歸。此又飲中逸品。

代庖

一富翁六旬無子。姬妾雖多。實因才力不及之故。友勸之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蠃且然。何況於人。老兄何不覓一強幹有爲之人。暗中代庖。既可藏拙。又可息力。並可坐享其成。若生子猶勝於螟蛉也。翁然之。即託其友爲之。斡旋。友覓一禿頭。重眼之人代之。事畢。翁見而怪之曰。你因何覓一六根不全之人。即有子亦非我族類也。立飭其妾擠而出之。誰知用力太猛。精尿一齊擠出。流入溝中。沖出一個耗子來。翁悔之曰。想不到此人。有這樣好種。竟是一個反穿灰鼠褂子的先生。少頃。又爬出一個烏龜來。翁又轉悔爲喜曰。虧得有此一擠。敢情是一個披甲兵丁。

伶兒

一富翁而不仁。老而無子。當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志誠。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即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瘋疾。每發。必須唱戲。戲作。則病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溺愛情深。只得日事鑿歌。仰

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晝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慰其子曰。夜半無處覓戲。我二人作戲你看。於是脫衣上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真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個戲。我要看那個戲。這個戲無行頭。無鑼鼓。我不看。其父一聞此言。大怒說。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皆因夜間沒得戲。我二人纔作這個戲。你不看。這個戲。那要看那個戲。那個戲乃是求你之戲。這個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作這個戲。你今還看不見那個戲呢。

謝媳

一翁偷媳。媳不從。而訴於姑。姑曰。這老烏龜。很像他的老子。都有這個毛病。媳知是世襲。從之。事畢。翁與媳曰。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爹爹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裏現成的東西。又不費事。那裏謝得許多。

半魯

把弟兄善談諧。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半魯候敘。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桌上只有魚一盤。至終窮別無他菜。把弟曰。不識尚有別味否。把兄曰。帖上寫明半魯候敘。魚者魯之半也。照帖治席。夫復何求。把弟憐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敘。把兄赴約。只見院中設擺桌椅。桌上毫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當空。晒不可當。把兄謂把弟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無。即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是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自好晒晒日頭罷。

訟諱

鷄帽頂。與扁四嫂口角鬪毆。打的鷄帽頂垂頭不語。身受內傷。同赴肚大老爺案下喊控。當堂質訊。兩造各執一詞。不能結案。飭壯頭流紅。傳四鄰質訊。衆鄰證到案。先問近鄰卯老二說。你乃貼鄰。與帽頂聲氣相通。痛癢相關。你必看見。老二說。鷄帽頂在裏頭打捶。小的在門口擠不進去。又問遠鄰毛老八說。你乃衆族而居。非不毛之地。亦應披髮而往救。老八說。小的毛姓。分爲兩家。一住毛家灣。一居毛家塔院。同姓聯宗。二毛常到一處。被鷄帽頂兒。時常折挫。揉磨。踢的七零八落。小的出身微末。何敢與他相抗。又問後街住的肛老二說。你家與他家後庭相近。你該聽見。老二說。小的與他家只隔一溝。鷄帽頂乃兇惡棍。

徒。若惹他。打進小的門裏來。又要大老爺費事。官問何故。答曰。要用鷄蛋驗傷。又問對門住的馬兵齊布仲泰說。你常在他們上該班。你總曉得馬兵說小的實在沒有看見。小的下了班。他們才打捶的。又問鷄蛋頂的乾兒子精額布說。你跟你老子在儘裏面。定然看見。精娃子訴曰。小的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完了。

頭紅

秀才小便。一相士見之。大讚曰。相公必然高發。定作大官。生問何以知之。相士曰。適見龜頭有痣。痣甚大。相書云。龜頭有痣。終須發。以此知之。生曰。何以知定作大官。相士曰。他頭上都紅了。不是大官是什麼。

儒醫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覓茶。惟有郵外有一學堂。頗可往來。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詩書。鄉下學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門而入。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特來借茶。先生曰。且慢。我先出對你說。試試你學問何如。對曰。碧桃滿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棗二枚。菴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再出對你對。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釀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值大雪。先生又出對曰。大地無分南北。遍洒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言。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拿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宴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得對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閒時遣興與吟詩。博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懸人碾。個中居士是儒醫。

湯圓

一鄉下先生。挈子赴館。來至城中。見賣湯圓者。指問其父曰。此是何物。父怒其不爭氣。回曰。鄉子。及到館。東家整衣冠。沽酒款待。東家帶六品虛銜。子拍掌大笑曰。想不到他家的鄉子。要帶在頭上。

咏鐘

有四人自負能詩。一日同遊寺中。見殿角懸鐘一口。各人詩興勃然。遂聯句一首。其一曰。寺裏一口鐘。次日。本質原是銅。三曰。覆起像隻碗。四曰。敲來噲噲噲。吟畢。互相讚美不置。自以為詩中敏捷。無出其右者。但天地造化之氣。已洩盡無遺。定奪我輩壽算矣。四人憂疑相聚而泣。傍有一掏糞者。覘之共哭。四人問曰。你因何也哭。答曰。我哭你四人一凡屎怎麼掏。四人大怒。聚眾而毆。一老者勸曰。四位不必動氣。這是掏糞的不是。此乃屎之故。非糞之故也。雖與糞無礙。但各要息奇病。四十九日。衆問何病。答曰。屎放多了。屁股眼兒疼。

屁精

人之氣血。下行爲屁。上行爲逆。屁者。殺氣下泄也。打胡說者。謂之屁。作謬文者。亦謂之屁。腐氣上行也。近今打胡說者。滿天下。作謬文者。遍人資。於是積衆屁。以成大屁。年深日久。竟成了一個屁精。這屁精在幽谷中。養氣息聲。千有餘年。偶撒一屁。聲震山谷。氣貫雲霄。人觸之則墮。物遇之則摧。蕩蕩乎。人在屁中。屁塞天外也。爾若知屁精爲虐。差人捉之。衆鬼來至谷口。正值放屁之時。被屁一冲。翻筋斗。仍折回奈羅殿前。爾若不勝駭異。判官曰。曷不請布袋僧收之。王請布袋僧至。以布袋堵谷口。將屁精攝之袋中。來爾君殿前覆命。爾君看那布袋。鼓逢逢如假名士。外柔內虛。中無一物。突見一股黑氣。破袋而出。投入輪迴。脫生一教書人家去矣。及長大。那有書香。滿臉屁氣依然。說屁話。作屁文。由屁童中屁生。值大屁之年。入大腸。坐屎號。出盤如爲山題。作了三篇屁文。一首屁詩。遇一屁房師。薦之屁主。考中了屁舉人。挑一屁縣令。坐堂滿口放屁。考試專取屁文。屁聲洋溢。聲聞於憲。究出屁精一斷因果。竟置賭大辟焉。

背送

教書先生。開館日久。未見有送學生者。遂將三字經掛在竿頭。懸之門外。爲招學之望。懸之許久。仍未見送。私心自揣。必因

學館路遠，恐學生跋涉之故，只得又出招帖，上寫學生年少力微，難堪往來勞動，如有肯送來學，情願背接背送，此貼一出，送學者接踵而來。一日先生背學生行至中途，背上學生，遇一同窗者，在先生背上呼曰：恕罪恕罪，我就不下先生了。

刻板

先生最愛放屁，將椅子挖一窟窿，爲放屁出氣之所。東家見而問之。先生因述其所以然。東家曰：放屁只管放屁，何必刻板。

偷酒

一先生好飲酒，館董愛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遣之。又爲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花雕對，先生曰：連酒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遣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亦不識，先生大喜，以爲不與酒無礙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將出門，留此僕看館，囑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兩瓶，一瓶白砒，一瓶紅砒，萬萬不可動，若喫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囑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煮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驅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嚼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鄰家，小的情急，急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囑紅白二砒，頗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砒吃盡，不見動靜，又將紅砒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拋文

一先生喜拋文，夜有盜賊，犬吠不止，忙呼館董曰：小子豈與乎，鷹也吠，館董不解，又呼之曰：其有穿窬之盜也，賊，館董更不解，既至賊已入窬，又呼之曰：速與速與，其有穿窬之盜也，館董仍不解，竟被賊人偷去，先生大怒罵曰：我先說其有穿窬之盜也，賊，賊者疑詞也，尙在有無之間，既而曰：其有穿窬之盜也，也決詞也，一定必有之詞，汝因何不與，汝因何不與。

試對